

借「人鬼殊途」再探討華語歌劇 室內歌劇《鬼戀》

鬼才作家筆下的一段人鬼戀，穿梭上世紀40年代的上海與香港，十幾年的悠悠歲月。如今幻化為作曲家筆下一齣歌劇，用西方的藝術形式唱出東方的迷離奇詭。這，就是改編自徐訏的同名小說，並由陳慶恩作曲、意珩編劇及創作文本的室內歌劇《鬼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康文署提供

奇情人鬼戀

《鬼戀》的作者徐訏193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之後又轉入心理學系修讀。上世紀三十年代，他曾先後在林語堂所創辦的《論語》、《人間世》和《宇宙風》等刊物擔任編輯。1936年，他前往法國研讀哲學，抗日戰爭爆發後回國，1950年後定居香港，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浸會學院。徐訏一生著作頗豐，對小說、新詩、散文、戲劇等各種門類都有涉獵，他的哲學及心理學背景也為他的文學創作注入了獨特的氛圍。然而對其作品的評價十分兩極，例如夏志清就覺得徐訏的小說不對胃口，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其不置可否，而林語堂則對徐訏十分推崇，認為他與魯迅一樣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更讚賞徐訏為唯一的中國新詩人。

《鬼戀》是徐訏旅法期間的作品，令他在文壇嶄露頭角。1945年的上海，一個男人邂逅一隻女鬼，並對她迷戀非常；輾轉十年後，移居香港的男人再次造訪那段迷離的記憶，「打開了鬼的世界，才知道人是什麼。」徐訏被稱為「言情鬼才」，此稱號的意義在《鬼戀》中可謂被展現得淋漓盡致。曲折離奇的愛情故事背後，潛藏的是對人物心理空間的細緻挖掘。1966年，導演陳逸飛曾把《鬼戀》改編為電影《人約黃昏》，由梁家輝、張錦秋領銜主演。現在，《鬼戀》又將成為室內歌劇，由男高音柯大衛、女高音鄭勵齡與男低音黃日珩將故事娓娓道來。

「瑕疵」作品的再次創作

為這次的歌劇作曲的音樂家陳慶恩認為，徐訏的作品是有瑕疵的，「他的白話文是很清通的白話文，但是文字是否有魅力到像看張愛玲的小說那樣？我又不能這麼說。但是正因為有

瑕疵，就有空間在第二個藝術形式上面來發揮。」這次為歌劇創作文本的是曾和陳慶恩一起合作《蕭紅》的編劇意珩，這一次，她在創作中幾乎摒除了徐訏本身的文字，只是保留了故事的框架和主題。「從創作的角度看，意珩的文字本身有自己的魅力。在做《蕭紅》的時候，我們沒有給她框框，她用了很多魯迅和蕭紅的文字融入到劇本中，有時我都分不出是蕭紅的文字還是她的文字，很厲害。但這一次沒有用（徐訏的文字），我也不覺得有什麼遺憾。」

陳慶恩說，這次製作的另一特別之處是專門請來了歌劇導演菅尾友。在西方，歌劇導演是專門的創作崗位，他的視角、風格與詮釋方式是歌劇製作的靈魂，但香港在這方面並沒有成熟的人選。之前的《蕭紅》與《大同》，陳慶恩先後和舞蹈家黎海寧與劇場導演鄧樹榮合作，兩人跨界操刀，帶來獨到的風格和視角，但畢竟都不是專業的歌劇導演，這次則不同，菅尾友在歐洲和日本是知名的歌劇導演，對音樂有着很深的認識。「他第一件事就是逐個音地和我探討，問我為什麼；排練期間，他會提出很多意見，比如這段的節奏是否可以加快以令到劇情更緊湊，那一段是否可以刪減不用等等。」

從《蕭紅》到《鬼戀》，陳慶恩一直在華語歌劇的創作上不斷積累經驗。創作《蕭紅》時，他說「什麼都不懂」，很興奮也很緊張。「那時我在譜上面設置了一些念白的空間，結果發現唱歌劇的人不大懂念白，他們學的是意大利的念白，也不是廣東話或國語，於是不懂怎麼處理，首先聲音一出來聲量就和演唱差很遠。所以寫《大同》時我盡量令所有的東西都是唱出來。」陳慶恩說，西方的歌劇有詠歎調和宣敘調的分別，前者如同完整的一首歌，後者則介乎說話和唱歌之間，功能不同。但是華語的歌

劇中沒有這樣專門的門類，傳統戲曲中倒是專門有對不同念白的處理，到了歌劇中則仍要慢慢摸索。

橫的移植，不是縱的繼承

正如陳慶恩所說，華語歌劇與西方歌劇相比，是「橫的移植，不是縱的繼承」，如同新詩之於唐詩，有着截然不同的特點，需要建立全新的體系。「中國的傳統戲曲，基本不是靠作曲家，而是靠程式，西皮二黃，最重要的是填詞的人，而不是作那些音的人。現在我們要作曲，沒有太多的例子可以遵循。一個寫西方歌劇的人可以聽莫扎特的歌劇，可以聽史特勞斯的歌劇來參考，而我們不行，加上我要解決的問題他們這些歌劇都給不了答案。」

陳慶恩口中所說的問題就是音樂如何與中文的調性相契合。「中文和西方語言不同，西方語言如果要寫一個很漂亮的旋律出來，把字的節奏fit進去沒問題，但是中文是一個有聲調的語言，改變了文字的調就不知道唱的是什麼了。」他坦言寫《蕭紅》的時候沒有考慮這個要素，於是其中有很多聽來拗口的地方，到了《大同》便開始有意識地去遵從語言的聲調邏輯，令到它和音樂有機融合。到了這次的《鬼戀》，普通話演出，他更是一個個查字典去參考字詞的音調。

陳慶恩說，雖然難，但華語歌劇仍然是充滿吸引力的挑戰之途，「想要這個藝術形式可以開花結果，想要將來華語歌劇有自己的傳統和經典，一定要多人寫。寫的人多了，作品自然多，也許有很多的失敗，但也累積了經驗給後人參考。」他又說，中文世界其實有很多題材可以發掘，就說香港的武俠小說，有朝一日改編成歌劇又有何不可？「選取其中的一個片段來改編，比如《天龍八部》中喬峰的聚賢莊、陸小鳳的決戰紫雲之巔，都會很有趣！」



音樂劇《貓》再次訪港

安德烈·萊特·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享負盛名的音樂劇《貓》(CATS)經重新編制後日前再次訪港，吸引無數觀眾撲飛。這次的製作由原有創作班底，包括導演雷弗·納恩(Trevor Nunn)、編舞家兼副導演吉蓮·林恩(Gillian Lynne)、舞台設計師約翰·納皮爾(John Napier)及作曲家安德烈·萊特·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重新編制，於2014年在著名的倫敦Palladium劇院公演，並由知名女子組合Pussycat Dolls主音Nicole Scherzinger飾演Grizabella，獲得熱烈好評，一度加場至2015年4月。後又於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再次回歸倫敦Palladium劇院，並改由Beverley Knight飾演Grizabella，同樣備受讚賞。

《貓》的故事取材自T.S. 艾略特(T.S. Eliot)原著《擅長假扮的貓》(Old Possum's Book of Practical Cats)。整個舞台幻變成貓咪們嬉戲玩耍的巨型垃圾場，每年的某個月夜，這群聚樂谷貓(Jellicle Cats)都在垃圾堆內徹夜狂歡，慶祝一年一度的「聚樂谷舞會」。群貓逐一在老貓貓面前講述自己的故事，以證明自己是部族中獨特的一群，更希望能獲選中而有幸踏上「雲外之層」之旅，以重獲新生。

韋伯為《貓》譜寫了無數經典歌曲，其中一首「Memory」，以其震撼人心的高音聞名，更被超過150位歌手演繹過，當中包括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約翰尼·馬蒂斯(Johnny Mathis)、利貝拉切(Liberace)和巴里·馬尼洛(Barry Manilow)。除此之外，吉蓮·林恩為《貓》所創作的非凡編舞同樣令人讚歎。她將貓的神態及其近乎人類的特徵與現代舞完美結合，於舞台上展現史上最具有代表性及澎湃動感的編舞之一。

此次訪港，《貓》將獻演至2月11日，觀眾萬勿錯過。

周末好去處

《心源畫會》展覽

由香港一群熱愛繪畫藝術人士組成的《心源畫會》於即日起至1月17日在中央圖書館舉行畫展，展出來自53位會員近300幅作品，當中包括水彩、油畫、塑膠彩、素描和國畫，充分表現本地畫家的創作特色。另內地水彩畫壇大師陳希旦和香港水彩畫研究會會長沈平亦借出多幅大作展覽，難能可貴。

《心源畫會》成立一年多，大約60多名會員來自各行各業，各有所長。會長伍美美表示：「畫會成立的目的乃為匯集一群熱愛香港的藝術家，推動本地藝術文化，鼓勵創作，促進交流，並致力以藝術回饋社會。」畫會成立日子雖淺，但畫以致用，在2017年6月捐出74件畫作予東區醫院，並舉行展覽，供院內醫護人員、病友、探訪者及公眾人士欣賞，讓大家從色彩繽紛的創作中發現世界的美，舒緩醫院緊張的氣氛。《心源畫會》亦尋求眾多的藝術交流機會，除與內地及海外畫家及繪畫團體保持聯繫，不時舉辦交流、觀摩、講座、示範等學術活動。最近更獲上海「全華水彩藝術館」賞識，邀《心源畫會》在3月舉辦「慶三八——香港女畫家水彩作品聯展」，使香港女畫家的作品得以走出香港在內地展示。

日期：即日起至1月17日
地點：中央圖書館



■水彩大師陳希旦的作品。

第九屆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

專門舉辦獨奏會及室內樂音樂會的飛躍演奏香港於即日起日至1月24日隆重呈獻第九屆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美籍台裔小提琴巨星林昭亮再次擔任藝術總監，領導十六位頂尖國際音樂家及八位本地演奏家一同獻藝。

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自2009年創辦以來，致力呈獻世界級表演，不但廣受各界好評，更已成為本地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今年音樂節劃分成五場主題音樂會，每場將由二至七位音樂家組成的不同小組合奏。樂器方面除了弦樂和鋼琴的傳統組合，今年更加入豎琴、單簧管和長笛等樂器。另外特設一場廣東話親子音樂會，由本地著名木管樂五重奏團隊「非凡管樂派」演出。

精彩主題音樂會包括：

《夜遊巴黎》——豎琴巨星塞崇擔綱演繹全法國作品之夜。

(1月17日星期三 |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貝多芬的一生》——演繹貝多芬三首分別前中後期的作品，包括他晚期的弦樂四重奏。

(1月19日星期五 | 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廳)

《二十世紀大師之作》——呈獻二十世紀早期部分最優秀的室內樂作品。

(1月20日星期六 | 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廳)

《非凡管樂派 親子音樂會》——這場下午茶家庭音樂會，以大家最熟悉的廣東話向小朋友們介紹木管樂器。

(1月21日星期日 | 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

《維也納時光》——發掘維也納古典時期的室內樂瑰寶，作品包括莫扎特、舒伯特及布拉姆斯。

(1月22日星期一 |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再見俄羅斯》——音樂節最後一場音樂會以俄羅斯的優美作品謝幕，作品包括拉赫曼尼諾夫、柴可夫斯基及史達拉茨斯基。

(1月24日星期一 |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音樂節節目詳情請瀏覽 <http://www.pphk.org/concerts/festival-2018/>。此外，音樂節亦會將舉辦多場免費外展及教育活動。免費外展及教育活動於即日起，於<http://www.pphk.org/concerts/festival-2018/> 公開登記。

探索舞蹈3.0的

「觀·影——香港舞者」

「觀·影——香港舞者」這個歷時兩年的計劃，提醒了我們，藝術創作的探索跟發表，是可以被慢火細燉，慢慢熬出來的。

這樣的耐心和野心，似乎是西九文化區對於我們深切期待的呼應。

上海到2020年前，新建、改建或者重新裝修的劇院超過十家。台灣光這兩年，新開幕了戲曲中心和台中歌劇院，接下來還有二千人座的衛武營藝術中心要落成。明年，西九文化區會有「戲曲中心」先行開幕，然後，劇院也要一間間開幕。兩岸三地的劇院，一下子要暴增20家以上。觀眾要培養，票房排擠問題要注意。

那麼，藝術家呢？藝術家要做什么準備？或者，我們也可以問：藝術家，要怎麼「被看見」呢？

發現香港藝術創作的最大可能性

由西九文化區委約策劃、製作、執行的「觀·影——香港舞者」，包括了裝置展、影像呈現、還有現場演出，這三種形式。舞蹈除了舞者做表演，除了觀眾進行欣賞之外，還可以有個3.0版本：舞者影像的記錄、呈現、還有同台演出。

澳洲編舞及舞蹈影像導演蘇·希利(Sue Healey)在這個計劃當中，跟來自包括芭蕾舞、現代舞、中國傳統舞蹈等

背景的十位香港舞者，一起經過工作坊、拍攝、編舞、與合成（跟影像同舞）的創作過程。不僅背景各異，年齡也從青年到資深都有的這十位舞蹈家，在舞蹈影像當中，在香港的高樓、海濱、工廠、以及多媒體環境中，展現自己的藝術創作和生活日常。最後，在「太古坊」的呈現演出與展覽中，觀眾看到了影像，影像中的舞蹈，影像跟舞導混搭的演出。同時，也看到了香港舞者的可能性。

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說：「美一直存在，因為他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卻存在當下。」

我們在舞蹈3.0的三種呈現方式當中，發現香港藝術創作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建立在對於多樣性的挖掘跟尊重。背景多樣性，個性多樣性，年齡多樣性，形式多樣性。同時，呈現手法也可以多樣性。

這樣的精神需要被累積跟升級

僅僅去看現場演出的舞蹈結構本身，這些舞者或獨舞，或雙人舞，或群舞的串連邏輯是跳躍的。我們會發



■「觀·影——香港舞者」裝置展覽 西九文化區提供

現，我們很容易被影像（有五道4K高清屏幕）給吸引而分神。但是，影像中的舞者，明明就是在我們面前移動的血肉之軀。為什麼，我們會棄真人而就影像呢？這些舞蹈影像讓我們發現，舞者有時候反而成了背景了。難道，舞者的表演能量有因此削弱嗎？難道，舞蹈的表演空間有因此而萎縮嗎？

沒有，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嘗試，「觀·影——香港舞者」的裝置跟演出，反而更容易吸引劇場的新觀眾。因為看影像，已經是今天一般人的慣性。換個角度來說，這樣的實驗，也鼓勵舞者去豐富自己的創作。

「觀·影——香港舞者」的裝置跟演出，是個有趣而且有機的實驗。我們從出版的專書中的訪談，也可以閱讀到這些舞者在排練過程中的反思，以及想要更進一步的創作動力。探索舞蹈3.0，西九文化區起了一個好的開



■「觀·影——香港舞者」現場演出 攝影：張志偉

始。這樣的精神跟經驗，需要被累積跟升級。接下來，我們期待看到香港舞者，跟其他表演或視覺藝術，從香港的當下，撞擊出新的火花。

創作的厚度需要耐心野心決心

「觀·影——香港舞者」讓我們看到舞蹈，影像與裝置，還有影像與舞蹈共舞。在劇場當中，為觀眾跟表演者共同創造了一次獨特的體驗。這個歷時兩年的計劃，同時也提醒了我們，藝術創作的探索跟發表，是可以被慢火細燉，慢慢熬出來的。這樣的耐心和野心，似乎就是西九文化區對於我們深切期待的呼應。

今年，I-phone問世十周年。我們簡直快要無法想像，過去沒有智能手機的日子裡，人們是如何溝通交流的？數位，科技，創意，已經讓創作變得簡單和即興。但是，創作的厚度，永遠需要耐心和野心兼具，才能完成。

謝謝「觀·影——香港舞者」的準備與探索，讓我們看到藝術家開發創作的決心！

文：李立亨（資深藝術節策展人）